

繪圖

兩晉通俗演義

第七冊

慕容垂避禍奔秦



王景略統兵入洛



將敵摧連地燕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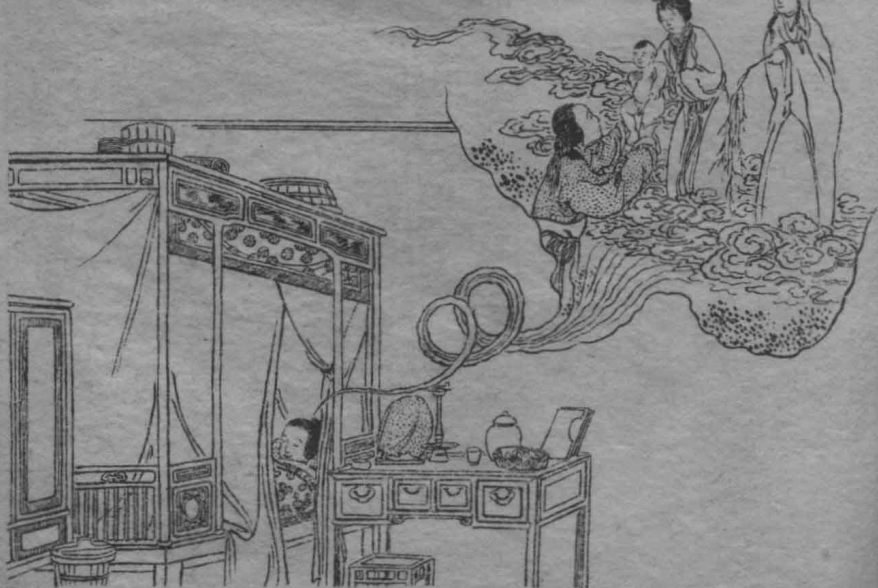
王孱擄追城鄴拔



海西公遭誣被廢



崑崙婢產子承基



謁崇陵桓溫見鬼



王猛留正朔重



失姑臧涼主佗降



守襄陽朱母築斜城



救孤城謝玄却秦軍



運眾議苻堅窺晉室



山野賭夾寇來不驚



淝水交鋒兵多易敗



結丁零再興莫祚



索鄴城申表秦庭



據渭水後秦獨立



入阿房西燕稱尊



墮虜謀晉將踰絕澗



應童謠秦主繼新城



繪圖兩晉通俗演義卷七

第六十一回

慕容垂避禍奔秦

王景略統兵入洛

却說桓溫自枋頭奔歸。焚舟棄仗。喪失不貲。但命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溫從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沿途飢渴交乘。很覺困頓。那燕大都督慕容垂却未曾急追。諸將爭請追擊。垂與語道。我並非不欲往追。但行軍須知緩急。不應輕動。今溫方引兵退去。必嚴兵斷後。我若驟然追擊。恐難得志。不如展緩一兩日。他見追兵未至。定當晝夜疾趨。速離我境。至離我已遠。力盡氣衰。然後我倍道往追。無慮不勝了。如垂智謀

彷彿似恪故恪之推薦確有特識

說着。乃親督精騎八千人。徐徐進行。溫果兼程疾馳。力行至七百里。

總道是去敵已遙。可以無憂。乃安營休息。早有燕騎探知消息。向垂返報。垂遣范陽王

德率勁騎四千名。從間道抄至襄邑。埋伏東澗中。截溫去路。自引四千騎急進。直逼溫

營。溫麾下尚有數萬人。只因連日奔波。不堪再戰。忽遇燕兵追到。頓時人人失色。個個

驚心。溫也捏了一把冷汗。沒奈何出營廝殺。本來是我衆彼寡。儘可支持。無如衆無關

志。見敵即怯。溫禁遏不住。只好且戰且走。行至東澗相近。驀聽得一聲胡哨。曠野中遍

豎旗幟。引着許多鐵騎。截殺過來。晉軍統嚇得膽落。不暇辨視。來兵多寡。只恨身上少

生兩翅。無術騰空。不得已覓路四竄。你也走。我也逃。越想逃走。越是送死。燕兵前攔後

逼煞是利害。見一個殺一個。好似斬瓜切菜一般。好不容易逃脫一半。已是二三萬人。斷送性命了。溫垂頭喪氣。還至蕪郡。誰知又有一虎軍殺出。截住溫軍。溫慌忙挈着輕騎。

拚命衝過。後隊被來兵攔殺。死傷又近萬人。

好似曹操之戰赤壁

究竟來兵從何處殺到。原來是

援燕的秦軍。統將叫作荀池。

接應前卷末回

池得勝歸去。晉軍七零八落。回至姑熟。五萬人只

剩得六七千了。溫經此挫。自覺臉上無光。不得不設法分兵。適袁真自石門奔歸。溫遂

說他擁兵觀望。貽誤餉源。以致糧盡喪師。當下拜表劾真。並把鄧遐亦牽連在內。晉廷

憚溫如故。即免真為庶人。並奪遐官。遐得休便休。只袁真心下不服。也上表劾溫罪狀。

好幾日不見覆詔。真竟據住壽春。叛晉降燕。遣人詣鄧中求救。

無罪遭誣原是難受。但背主降虜究屬不合。

燕遣大鴻臚溫統持冊拜真為征南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在道病歿。免不

得稽延使事。真望眼將穿。不得鄧中消息。又通使關中。向秦乞降去了。

這真叫做朝秦暮楚。

惟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前次起應溫軍。及溫軍敗還。元據武陽拒燕。燕使左衛將軍孟

高率兵討元。元戰敗遭擒。當然畢命。晉東燕太守毛虎生在淮北站足不住。踰淮南歸。

溫使虎生為淮南太守。鎮守歷陽。晉廷反遣侍中羅含賁牛酒犒溫軍。又由會稽王昱

詣溫會議。再圖後舉。昱返都後。詔授溫世子熙為征虜將軍。領豫州刺史。敗不加誅。反

給封賞。可怪不可怪呢。

明是教禁升木

且說燕將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向來

忘垂。至此益甚。垂表列將士功賞。統被評抑置。無一照行。垂不免忿懣。入闕面請。與評

爭論廷前。燕主暉不能裁決。燕臣又憚評威勢。不敢助垂。可憐垂舌敝唇焦。終無效果。

反與評多結怨恨罷了。就中尚有一段情由。關係垂事。垂妃段氏為燕太后可足渾氏

所譴。冤死獄中。事見前卷五十八回垂格外悲悼。因娶段妃女弟為繼室。偏可足渾氏宵令出妻。

硬把親妹長安君嫁垂。垂雖勉強遵命。心中恨是不樂。名目上配合長安君。其實是心

懷故劍。不及新歡。所以伉儷無情。看同陌路。這長安君遭夫白眼。怎能不上訴椒房。因

此可足渾太后時常恨垂。再加燕主暉新立一后。就是可足渾太后的姪女。姑姪變成

婆媳。親上加親。聯同一氣。太后與垂有嫌。皇后自應表同情。宮幃裏面。交口毀謗。任你

燕主暉如何英明。也未免聽信讒言。況暉原是個糊塗蟲。怎能不為所迷。太后可足渾

氏見暉亦嫉垂。遂召太傅評入議。將加垂罪。置諸死刑。獨不怕阿故太宰恪子楷及垂

舅蘭建。詢得秘謀。即往告垂道。先發制人。後發為人制。今但除太傅評及樂安王臧餘

衆自無能為了。垂慨然道。骨肉相殘。自為亂首。我雖死。不忍出此。二人乃退。越宿又來

告垂道。內意已決。不如先發。垂復答道。如果不可彌縫。我寧可出奔他方。此外不敢與

聞。心術可取二人復進說道。就使出亡也宜早行。等到禍機一發。欲行亦無及了。說畢自去。

垂躊躇未決。在家悶坐。世子令尚未得知。但見垂有憂色。乃就前稟問道。我父面帶愁

兩晉通俗演義 卷七 第六十一回 二 上海會文堂印行

容莫非因主上庸弱。太傅猜疑。功高身危。因勞憂慮。麼。垂說道。汝既能知吾心。可有良策否。令答道。主上方委政太傅。一旦禍發。必似迅雷。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往龍城。逃辭謝罪。如古時周公居東。靜待王晤。再得還鄴。方為大幸。否則內撫燕代。外睦羣夷。守險自固。亦不失為中策哩。垂起語道。汝言甚是。我計決了。翌晨即托詞游獵。挈領諸子。微服出鄴。徑向龍城進發。行次邯鄲。不意少子麟背地逃還。垂素不愛麟。料知麟必走歸鄴中。告發隱情。乃亟令世子令斷後。自率左右前進。果然不到半日。西平公慕容彊率騎追來。幸虧追兵不多。由世子令在後截住。倒也不敢進逼。延至日暮。追騎漸退。令走與垂語道。本欲保守東都。為自全計。今事機已洩。謀不及行。現聞秦王方延攬英豪。不如暫時往投。再作計較。垂不甚願意。搖頭道。我自有計。何必投秦。當下散騎晦迹。仍向南山繞道還鄴。暫憩城外顯原陵。適有獵人數百騎。四面環集。垂進退兩難。倉皇失措。可巧獵鷹飛近。衆騎追鷹四散。繞得無虞。垂乃殺馬祭天。誓告從者。世子令又語垂道。太傅評忌賢疾能。不愜衆情。鄴中人士。莫不瞻望我父。若掩入城中。攻其無備。都人必欣然相應。定能唾手成功。事定以後。除害簡能。匡輔主上。既能安國。更足保家。這乃今日上計。決不可失。但教給兒數騎。便可措辦了。策固甚佳垂半晌纔道。似汝謀畫。事成原是大福。倘或不成。追悔何及。汝前勸我西入關中。今日事等燃眉。不如依汝

前言就此西奔罷遂晉召段夫人與兄子楷舅蘭建等一同奔秦只繼妃可足渾氏

長即

安君聽他居鄴不與偕行到了河陽為津吏所阻垂拔刀殺斃津吏挈眾渡河奔入關中

秦王苻堅方思圖燕只憚慕容垂慕有關係入報垂棄燕來奔不禁大喜急率吏郊迎

握手與語道天生俊傑必相與同處共成大功令卿果前來依我我當與卿共定天下

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卿去國仍不失為孝歸我亦不失為忠豈非一舉

兩善麼垂拜謝道遠方羈臣得蒙收錄已為萬幸怎能由他望呢堅又接見慕容令慕

容楷等都稱為後起英雄延入都城優禮相待關中士民素慕垂名交相傾慕獨王猛

入諫道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若借彼風雲必不可制不如早除為是堅愕然道我方

欲收攬英雄肅清四海奈何反殺降臣況我已推誠相與視同心腹匹夫尚不食言難

道萬乘主反好欺人麼

堅不肯殺垂原是駕取羣臣之道不得以後來叛去違咎當時

堅遂令垂為冠軍將軍封賓都

侯垂兄子楷為積弩將軍賞賜鉅萬待遇甚隆是時秦與燕方敦和好使節往來燕散

騎常侍郝晃及給事黃門郎梁琛相繼赴秦尋與王猛有舊彼此敘談免不得將燕廷

情事約畧告知獨琛自尊國體不肯輕洩一語琛從兄奕仕秦為尚書郎秦特使他為

招待員延琛往寓私舍

無非欲探刺隱情

琛說道從前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本為兄弟

亮惟公朝相見退不私面我與兄逆等古人應該效法前賢怎敢擅留兄室呢奕乃如

言返報。秦王堅又命奕過問燕事。琛答道：「今秦燕分據東西，兄弟並蒙榮寵，食祿忠君，

各盡本職。琛欲言東國美政，恐非西國所樂聞。此外又非使臣所得妄言。」先來問我做

甚。好一個使臣奕又復報聞。王猛勸堅留琛，堅留琛月餘。至慕容垂入秦，乃遣琛歸燕。琛兼

程回國，一入鄴城，便往見太傅慕容評，坐定即說道：「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無非意

圖東略，必不能與我久和。今吳王又去歸秦，多一虎狼。太傅宜起早籌備，勿墮敵計。」評

沈着臉道：「秦豈肯信我叛臣自敗和好麼？」戲話琛答道：「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思吞併。近來

桓溫入寇，彼發兵來援，並非真心愛我，實借援我為名，探我虛實。我若有釁，彼豈遽忘

本志麼？」評問秦王為何如人。琛說是英明善斷。評又問王猛如何。琛說是名不虛傳。評

始終不信。冷笑作罷。琛再入告燕主暉。暉亦不以為然。琛復退告皇甫真。真疏請撥兵

防邊，毋恃和議。暉乃召評入商。評置然道：「秦國小力弱，當時我為援，符堅名為賢王，亦

未必肯納叛臣。我何必無故自擾？」反啟寇心。暉隨口稱善。已而秦遣黃門郎石越報聘，

評反盛設供張，誇示富麗。尚書郎高泰及太傅參軍劉靖相偕語評道：「秦使言動目肆，

居心可知。公宜示以兵威，或可折服彼意。今反示以奢侈，恐益使輕視了。」評仍然不從。

泰遂謝病歸家。尚書左丞申紹見燕政日紊，內由可足渾太后專政，外由太傅評等擅

權貪冒無厭，引用非才，不由的憂憤交併。因上書言事，極陳時弊。大畧說是：